

旗 语

■魏旭凯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在我们连队的荣誉室里，“五战五捷第二连”连旗平整地躺在陈列柜中。在我印象里，几年前，它总在晨雾未散时升起。那时，初到连队的我仰头望着那片鲜艳的红，旗角处还留着老班长缝补的针脚，细密的线痕像戈壁滩上蜿蜒生长的骆驼刺。旗杆下堆着7枚鹌卵石，是参加抗洪归来的战士摆的，久经风雨后竟生出青苔，像嵌在底座的翡翠。值班员赵排长参与了那次抗洪抢险。他习惯在出操前用绒布擦拭基座，说石缝里藏着23双泡烂的作战靴，还有7个被洪水冲散的百姓的姓名。

新兵连第一次武装5公里奔袭，沙粒灌进作战靴的滋味令我至今难忘。那年9月，正午的太阳炙烤着迷彩服，汗珠荡在发间不一会儿就砸进地里。跑了3公里，我的肺叶像烧红的铁片，耳蜗里灌满自己粗重的喘息。正要松劲儿的当口，我的后颈忽然被排长拍了一下，他说：“别低头，看前面老肖的背包。”

前方不远处，二级上士老肖的迷彩包随他的步伐有节奏地晃动。磨白的背带上，铜扣反射着细碎的光。那光刺得我眼眶发酸，却再没让自己的视线离开那方晃动的迷彩。那一刻我明白，军旅的路从不是孤身独行，总有人会在前方为你点亮一盏灯。不知不觉间，我跑完了5公里。

后来，我在炊事班帮厨时听说，老肖背包里永远装着全排的备用鞋带和护踝，还有云南白药。在寒冷的拉练夜里，他的保温壶总能倒出滚烫的枸杞茶，分到新兵手里时，温度刚好能暖透他们冻僵的指节。

新兵连的日子比我预想中过得还要快，无数个第一次在流逝的时光中成为我军旅生涯难忘的记忆。

记得第一次站岗时，星空低垂。指导员查哨时递来个搪瓷缸，里面有半溶的冰糖。他说这是戈壁滩最好的醒神药。那夜我裹着他的军大衣看流星划过，他指着远处起伏的山脊线说：“你看，那像不像400米障碍场的高墙？”山影沉默着，我盯着那山，看了好久好久。

授衔那天，暴雨如注，礼堂穹顶的军徽在雨幕中愈发锃亮。老班长为我别上肩章时，手指拂过我领口的铜扣：“这扣子要擦到能照见你的眼睛。”雨声敲打屋檐，与我如雷鼓动的心跳同频——那一刻，我终于从沙尘和汗水中拼出了军人的模样。

读完军校后，我又回到原来的连队。靶场西侧的荣誉墙依旧伫立在那里，镌刻着历年比武成绩。我常在晚点名后轻抚那些凹陷的刻痕，指腹蹭过



钟国龙绘

“五战五捷第二连”几个字时，仿佛能感受到砖缝里渗出的铁腥气。

日子在继续，我在连队中收获着一个个珍贵的感动。

去年拉练，寒风裹着戈壁的沙子抽打我们的面颊，连长带着我们在野外搭伪装网。大家手冻得没知觉时，文书突然哼起《强军战歌》。30多个冻得发颤的声音开始应和，从低声到高声。休息时，炊事班抬来的姜汤桶上结着冰壳，司务长往汤里撒着野葱末。新兵小王捧着碗的手抖得厉害，滚烫的汤汁洒在地上，将积雪烫出洞眼。老肖把自己的绒帽扣在他头上，说：“喝下去，寒气会从脚底板钻出来。”热气升腾中，我想，军营的传统原来就藏在这一碗汤、一顶帽和一句质朴却滚烫的话里。

上周带新兵跑障碍，我将手肘压过砂石地，示范低姿匍匐。猛然间，我发觉自己作训服肘部磨出的痕迹和当年肖班长迷彩包上的磨损痕迹是那样相像。起身时，新兵们盯着我右臂的伤疤看。我说，那是我读军校时参与火灾救援被火燎出的“勋章”。那年，火场上空盘旋的直升机投下水袋，教导员“保护群众先撤”的嘶喊声，比烈焰灼烧枯枝的爆裂声更响。我们扑灭大火时，背后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们唱《团结就是力量》，那稚嫩的童声让我至今难忘。

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年的时光。空闲时，我喜欢在连队转转，看看可爱的战友。

器械场东头的白杨又抽出了嫩枝，树梢上还理着退伍老兵留下的军功章盒。文书老周有时会坐在树下书写板报，粉笔掉下的粉末似乎落在了树木的圈圈年轮上。车炮场日，有几个列兵坐在树荫下擦拭枪，树下的野花沾上枪油，

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像战地记者相机里定格的烽火玫瑰。

炊事班后院的晾衣绳有时会飘着纱布，那是卫生员小孙在拆洗训练时“染血”的绷带。一日，大风刮走了三卷绷带，绷带落到了排水沟，却网住了一窝红蜻蜓。司务长把这事写进给养日记，末尾批注：今天收获“朱砂云霞”3朵。

兵器库后的白桦林藏着全连的秘密。树干上深浅不一的刻痕记录着战士们们的射击成绩，最高处的“10环”旁画着可爱的笑脸……

思绪翻飞间，夕阳已经把旗杆的影子拉得很长，国旗鲜红，迎风飘扬。晚风掠过靶场西侧的白杨林，沙沙声响像一曲暮色中的歌谣。不远处传来兵器保养的叮当声，炊烟漫过晾衣场，衣服上未干的水渍，会在月光下泛出柔和的光亮。

熄灯号响起。查铺时，我看到新兵枕头上露出的家书，信纸上的泪痕还未干透。我给他掖掖被角，忽然想起自己新兵时母亲寄来的花椒。那20粒小果在我的迷彩包里藏了3年，至今打开迷彩包时仍有辛香溢出。

夜深，营区陷入深海般的寂静。风还没停，吹得旗绳拍打着旗杆。那节奏与值班室电报机的嗒嗒声渐渐重合。这声音让我想起新兵报话训练时，肖班长说每个密码都是一粒火种，而我们的联结就是永不生锈的发报键。

此刻仰望星空，我忽然明白那些在沙盘上推演的战术，在障碍墙上磨出的血泡，在暴雨中挺直的脊梁……都是岁月长河里的旗语——一代代军人用青春作旗面，用热血染旗色，总会有新的星辰循着旗帜所指的方向，在黎明前点亮天际。

就是几个小时，生怕弄伤树根。红柳移栽出来后，大家更是精心呵护，找当地村民买羊粪买肥料，学习养护知识……“我舍不得这些红柳。”李耿说，他不知道这些红柳在老营区时最初被种于何时，当年又是谁种活了它们，但它们已经成为了他的牵挂，就像那块永远矗立的界碑、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长 征

第 6451 期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黎明时分，夜色渐渐褪去。“集合登车！”值班员的口令打破宁静。

今天是列兵冯玉林第一次参加跳伞。他背着降落伞坐上开往机场的卡车，神经像被一根紧绷的弦拉扯着。稀疏的星辰挂在天幕，闪烁着微光。

摸着指尖在叠伞训练时被磨出的茧子，冯玉林的思绪回到了一个月前……

即将迎来第一次伞训的冯玉林，还来不及兴奋，班长便将厚厚的《伞降理论手册》摆在他面前。“如果理论考核不通过，就没资格参与实跳。”

为了奔赴蓝天，他决心攻克这本手册。那段时间，训练间隙、熄灯之前……冯玉林都会捧着手册努力背记，有不懂的地方就向老跳伞员请教。第一次理论摸底考核，他考了85分，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理论考核后进人员名单里。

“离地三尺无小事，伞降实跳容不得半点差错，这理论题中字字句句都是能保你性命的招法！”班长的话像一盆凉水浇醒了冯玉林。试卷上那红色的分数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烧着他的心。来不及多想，冯玉林一头扎进了学习室……

与理论学习同步进行的，还有叠伞训练。训练场上，一块块绿色的垫布展开，排列得整整齐齐。“提伞袋，倒伞！”随着教员的口令，大家将降落伞从伞袋倒出。这是冯玉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降落伞，他感到十分新奇：这样薄薄的伞衣，竟能承担起生命之重。

叠伞需要主、副手两人协同配合，冯玉林和老跳伞员李向成分到一组。折伞衣、穿伞衣套……叠伞的每个环节都要精准无误。冯玉林头回操作，不是粘锦丝搭扣，就是穿伞绳错环。“我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要多练习。”李向成鼓励着冯玉林，陪他一起加练。

叠伞考核中，他们将一个漂亮规整的伞包呈给考官。考官赞扬道：“叠得真

向云端

■ 庞斯年 杨徐子琳

漂亮！看来是下了功夫的！”冯玉林想，他离蓝天又近了一步。

3步有多远？对于跳伞员来说，站在机舱门口，3步就可以将机舱甩在身后，拥抱蓝天白云，俯瞰广袤大地。

“地面苦练，空中精跳”，严苛的地面动作训练，是每一名跳伞员通向云端的最末一关。伞训总教员说：“要想征服千米高空，先走好3步离机，跳好跳台。”俯身弯腰的离机动作，教练员一卡表就是半个小时。

“还有5分钟！”冯玉林咬牙保持着离机动作。长时间的姿势定型让他从脚尖麻到小腿，腰部更是酸痛，带动着全身微微发抖。每到这时，他都会想象自己正身背金花，轻点云端，俯瞰大好河山。对云端的向往像一根结实的伞绳，总能及时勒住他那将要溃散的意志，让他坚持到最后一秒。

一米见方的跳台，冯玉林每天要按规定动作跳下数十次。时间一长，膝盖



超低空突防（中国画）

陆千波作

外婆的扁担

■戚韵婷

扁担就像外婆臂膀的延伸。

小时候，外婆扁担挑着的箩筐里，总能神奇地变出我喜欢的水果和零食。我还记得她把手指勾成花萼似的圈，捧着西瓜像捧着宝贝般郑重：“新鲜摘来的，夏天热，多吃点，管够。”

有时，我觉得外婆絮絮叨叨，每句话都要在舌尖转3圈，仿佛那些字是太烫的茶汤，非得吹凉了才能递给我。后来我才明白，外婆是大孤单，也太想念我们。她总站在门框投下的阴影里，旁边那根扁担仿佛是她的身影。

母亲说，我出生后，外婆总挑着扁担来看我。扁担两头是她亲手缝制的婴儿棉衣，各式各样的。记忆里，外婆的眼白早已泛黄，当她追着幼时淘气的我在院里小跑，旧手帕在她皱缩的掌心揉成团，随时用来擦拭被风吹出的眼泪。

小学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外婆破天荒穿了件绛红罩衫，箩筐里除了西瓜还躺着用荷叶裹的绿豆糕。她反复念叨着“当兵苦”，手指在舅舅穿着军装的照片上反复摩挲。我好奇地凑过去看，觉得穿军装的舅舅真威武。

“以后我也要当兵一样，穿军装！”

肿了，脚踝也青了。他曾问教员，大家动作很标准，为什么还要反复跳？教员说，有一句话叫“三肿三消，才上云霄”。着陆的冲击力，在地面上是无法完全复刻出来的，只有将动作要领变为本能反应，才能最大程度防止着陆受伤。

冯玉林正思绪翻飞之际，他们已经到达机场。伞降骨干祁安忠组织大家分批次放伞、整伞、过检查线。像是察觉到了冯玉林的不安，祁安忠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别紧张，你能背着实跳伞站在检查线上，说明完全具备实跳能力。一会儿只管大胆离机，按步骤操作！”

太阳探出头来，将光轻柔地洒在冯玉林的头盔上。

经过最后一道检查线后，就要登机了。停机坪上，直升机引擎轰鸣，逐渐升腾。

同一架次的6名战士保持整齐序列，迈着坚定步伐奔向直升机。冯玉林排在第二个，前面是李向成。李向成回头拍了拍冯玉林的头盔：“加油！”冯玉林大声回应着。

就座后，直升机旋翼加速旋转，开始攀升。强风灌进舱门，冯玉林的呼吸渐渐急促，他连忙转移注意力，心中不断重复着早已烂熟于心的动作要领。

“军中之军，钢中之钢，我们是祖国的热血儿郎……”投放员带领跳伞员们唱起了战歌，与大家亲切击掌。

“滴！”指示灯亮起，直升机到达指定空域。

“准备，跳！”投放员轻拍后背的动作瞬间唤醒冯玉林的肌肉记忆。一步、两步、三步，他一跃而出……

冯玉林在空中自由落体，耳旁呼啸生风。“嘭！”伞绳绷直的脆响在头顶炸开，他的身体被猛然拽住——伞开了，耳边只剩风拂伞衣的声音。晨晖在云朵间折射出玫瑰金色的渐层，冯玉林看向脚下，绿色稻田与银链般的河流装饰着苍茫大地，美不胜收。

离地面还有大约30米。冯玉林将膝盖脚蹻脚尖三点并紧，战战兢兢地面的震颤感从脚掌传来。他平稳着陆了。

收起降落伞奔赴集合点，冯玉林抬头仰望云端，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跳伞。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去年12月，离开服役16年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岗巴营塔克逊边防连时，吴晨晨带走了一面五星红旗。

这是一面来自查果拉哨所的五星红旗。对于塔克逊边防连的官兵来说，“查果拉”3个字含义特殊。

海拔5318米的查果拉哨所是塔克逊边防连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哨所。查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但事实上，这里雪山连绵，一片荒凉。伫立远眺，目光所及皆是灰白。而灰白中最耀眼的一抹光亮，就是哨所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在官兵看来，升国旗意义重大——“国旗在这里飘扬，就意味着这里有人守护”。

因为天冷风大、光照时间长、紫外线强，国旗升上去一周左右就需要更换。许多在查果拉驻守多年的老兵退伍时，会带走一面换下来的国旗。在他们看来，虽然离开了哨所，但他们始终是这里的兵；看着这面国旗，就会想起在这里的日日夜夜。

从背冰化水到通上自来水，从没电没网到电网昼夜不断，塔克逊边防连在

变化，守护在这里的战士也在成长。

2022年，服役12年的二级上士鲁周扬恋恋不舍离开连队后，又报考了西藏退役士兵专项考录（招聘）公职人员考试，选择留在西藏。来到西藏墨脱后他才知道，这里的自然环境要比他服役12年的日喀则更加艰苦。墨脱是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城，塌方、泥石流多发，停电断网是常事。同他在高原坚守12年的理由一样，他告诉自己，这个地方总要有入守。如今，鲁周扬已经在西藏墨脱工作了2年多，他仍将“岗巴精神”牢记于心：没有牺牲不得的己利，没有忍耐不住的寂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他从部队退伍了，但又好像从未离开。

对于塔克逊边防连的很多人来说，离开这里是件难事，他们总会以各种方式、各种身份再回到这里。

李耿2011年入伍来到塔克逊边防连，2016年提干，2018年从军校毕业后，又选择回到岗巴营，成为塔克逊边防连的指导员。

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回来？他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塔克逊边防连有几十棵红柳。2014年，连队修建新营区，需要把这些红柳全部移栽出来。全连官兵齐上阵，一个班负责一棵树。他们一挖